



重寻连环画：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童年的回忆

在我的书架上，除了平日要看的文学小说之外，还有几个格子里塞着自己爱不释手的漫画，包括法国诗意漫画家克里斯多夫·夏布特的《满月》，充满哲学意味的《非平面》，尼克·纳索斯的《消失的塞布丽娜》，伊藤润二的《漩涡》，意大利漫画家瓦莱里奥·维达里的《你想与谁相伴一生》等等——有时，在某个闲适的下午，躺在由粉色阳光铺垫的床上，翻阅这些非常精彩的漫画或图像小说，会找到一种重温童年的感觉，只不过很可惜的一点是，自己信手翻阅的状态没有变，午后天空白暂或脏兮兮的云彩也没有变，但手中拿着的却不是童年时看过的那些中国的连环画了。每次想到这里，都不禁有些感慨，记忆里在书店中还算是有些规模的连环画，到了今天，已经非常凋零，逐渐沦为一种收藏品。

每年还是有新的连环画出版，但故事还是那些陈旧的古典故事。作为一种本应当以中国艺术风格讲述中国故事的书籍，却难以在今天维持往昔规模的读者群，说起来也令人唏嘘。

我对连环画最早的记忆，是在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某天中午，母亲回到家之后，就从那个神秘的、后来总是仿佛每天都装载着一些鼓鼓囊囊的小惊喜的皮包里取出一盒小书送给了我。那是一套《林海雪原》，算是我看过的一部完整的连环画。之前在家里看的连环画都是我母亲小时候留下来的，有些套的书当时就没有买全，也有些后来在搬家整理的过程中遗失，也有些不知为何残缺得只剩下半本。但即使如此，那些残存的连环画——通常人们还是会称呼它们为“小人书”还是占据了童年近乎一半的阅读时光。

严谨的绘制

到了年龄稍微大一点，连环画也渐渐从我的阅读里淡出了。原因有很多，一个是自己看书的趣味肯定不止于看画了，连环画的内容已经不太能满足我，而且后来自己基本看的都是外国小说，这些连环画的改编也特别少，另外，偶尔还有着对连环画的情结，但走进书店一看，崭新的盒子，崭新的连环画，却还是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什么《水浒传》《隋唐英雄传》《红岩》之类的，不知道都是自己读过多少遍的故事了。渐渐地，也就失掉了对它的兴趣。

除了故事没有太多新鲜的之外，连环画的画功也肉眼可见地粗糙了起来。小时候因为学过一点绘画，就喜欢照着小人书上面的人物自己画，感兴趣的，大多是些古代时候的武将，爱画他们身上看起来非常豪华的盔甲，还有他们骑在马上厮杀的画面，但后来的连环画，已经能看到细节上开始不那么精致了，甚至有时候人物的脸型都彻底失控。当时自己有本《封神演义》，是那种合订装的，前几回里还能看出来画面里哪个是闻太师，到了后面几回，压根分不清画面里哪个才是闻太师了——脸上的五官变得非常潦草。

连环画的绘制过程，比想象中要严苛许多。它是一种对创作自由度有着较高限制的艺术形式，画面上要呈现什么，内容和物品要如何表现，这些都必须要现实依据而不能凭空想象。



很多人的童年阅读回忆，都离不开一种与中国传统艺术密切相关的书籍——连环画。在上世纪，连环画承担着两种艺术功能，其一是为大众读者创造趣味性的审美生活，其二是普及文字与知识，减少文盲率。这两种功能决定了连环画必定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艺术。它有着用传统线描艺术形式完成的画面，风格细腻写实，同时脚本文字也浅显易懂，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可以从中体会画面的精巧和故事带来的闲适，没有上过学的小孩子也能通过简单的文字和连续的图画勾起阅读书籍的兴趣。可惜的是，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连环画便淡出了历史舞台。

■ 据《新京报·书评周刊》 宫子/文



55. 原来牛屎捡到那安巾，并不十分相信，故而带领一小队人马先来云南探听虚实。若姜夫人确实捡到那安巾，那他再回太行山寨与众好汉一起营救安巾。



80 大厅里只剩下沈某一一人，沈某大口抽着烟，紧张地思索着：“我暴露了！”难道这陈福这个坏蛋……？不，也许是狐狸跟我耍花招……”



与漫画的区别

连环画绘制要求严谨，但也许，正是这种严谨，限制了它在艺术表达上的进一步可能。连环画绝对忠诚于现实的要求，让它即使站在戏剧舞台上进行画面表示时，也会对题材和人物的表达方式产生限制。当一个人惊恐的时候，他脸上就是现实中或者电视机里那些人物脸上的惊恐情绪，不会像蒙克的油画那样捂着脸变形。细节必须同时是情节，画面可以留白，但是页面不行——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一下二者的区别。漫画与图像小说对文字是没有必须要求的，《消失的塞布丽娜》和《灯塔》之类的作品都没有任何对白，读者从画面中最先接触到的并不是故事，而是气氛，借助画面与分镜形成的氛围，将读者拉入到故事的环境中，从而再由双眼的触觉激发读者对叙事的联想。即读者需要在脑中自行组合叙事。

而连环画的本质并不在于表现画面氛围，而是叙事。故事是最重要的。连环画中，没有角色的场景或物品特写本身就极为稀少，即使偶尔有，那随之出现的一定也还有旁白。一幕一幕的场景切换形成的固定的叙事节奏。在表现故事上，连环画并不试图用画面将读者带入某种情绪和氛围，而意在用文字将画面串联起来，形成一种带着固定韵律的流动感。

因此，连环画的式微，还与叙事的方式有关。它的形式从骨子里就要求作者创作一个平铺直叙的、古典章回体式的剧本，不能有过多的跳跃或回溯，不能有过于夸张的叙事策略。随着国外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的传入，其实能够发现，连环画的叙事方式是与现代乃至后现代的艺术风格有着天然的绝缘感。

优秀故事的稀缺

连环画是否还能在以后复兴起来？我觉得倒是很有希望的。国内也有些绘本和图像小说，用的是中国水墨或者线描的方法，读者也很喜欢，可见就艺术手法上，传统的风格依旧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可惜的是，它们的题材非常有限，大多局限于老城、往事的回忆、家里的猫狗或者花花草草，主题基本只有一个——怡情。这兴许也和连环画的艺术特点有关系，它传承下来的就是一种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古典戏曲式的呈现，如何运用连环画讲述一个《消失的塞布丽娜》或者《沙丁鱼罐头之味》类型的故事，对连环画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传统连环画里是不太有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抽象式表达的，传统连环画里要完成这一点，叙事手段上靠的一般也是让人物做个梦，梦里遇见了什么暗示之类的。

曾经的连环画出版，那批改编文字的人也很厉害，试想一部《红楼梦》，怎么给浓缩成二十来本小书，每一页上只有不超过三行话，同时还能做到不丢失原著里的任何重点。这些工作以往都是由出版社里非常厉害的编辑去完成的，上世纪的连环画大奖里除了绘画奖外，也还有特别设置的编辑奖。而现在，想要找到能拥有这种改编能力的脚本作者，已经很困难了。所以，如果连环画想要复兴的话，那么不仅需要出版社的重新重视，在创作层面上，它需要更多原创的新故事，让传统的连环画叙事更具有现代多样性。